

# 流动的房间

薛忆沔 著

中国短经典



薛忆沔

非外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薛忆沔 著  
中国短经典

流动的房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房间/薛忆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中国短经典)

ISBN 978-7-02-014241-5

I. ①流… II. ①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7140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何炜宏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5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241-5  
定 价 49.9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自序

这本新的《流动的房间》存在的理由当然就是那本旧的《流动的房间》。

二〇〇五年夏天，在加拿大定居三年半之后，我准备回国度假。出发的前夕，得知花城出版社有意出版我的小说集，于是，我匆忙将一九九〇年底以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汇集在一起：这其中包括了读者厚爱的《出租车司机》，名家垂青的《首战告捷》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以及曾经引起“非议”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个月之后，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出版上市。《流动的房间》是这本书最后选定的书名。

这次出版引发了我“不可收拾”的回归。尽管在那次短暂的假期之后我本人又有四年多的时间没有跨入国门，我的作品和关于我作品的评论却不断在国内的报刊上露面。我在《南方

周末》和《随笔》杂志上的“读书专栏”以及我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尤其引人关注。

二〇〇九年秋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被选入“中篇小说金库”，与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十一种经典一起作为“金库”的第一辑出版。因为篇幅上的考虑，我将《首战告捷》等同置于《流动的房间》中的另外三篇历史和战争题材小说也收录在书中。这是我对《流动的房间》实施的第一次强行的“拆迁”。

这次“拆迁”让我意识到匆匆成集的《流动的房间》事实上需要进一步“拆迁”：其中的两篇“十二月三十一日”小说应该分离出来，等将来有更多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小说写出来之后，它们可以独立成书；而所有历史和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都应该分离出来，自成体系。经过这样的“拆迁”，剩下的作品（或许再补充一两篇新作）将形成新的《流动的房间》。

二〇一二年初夏，我包括《遗弃》重写本在内的五本新书由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这使得《流动的房间》再次引起了市场的兴趣。它顺理成章地成了我将要出版的“下一本书”。

但是，翻读旧的《流动的房间》，我立刻意识到仅仅“拆迁”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存留的部分进行全面彻底的整缮和装修。也就是说，《流动的房间》只有在修葺一新之后才能够上市，才值得上市。

结束五本新书紧张的推广活动回到加拿大之后，我立刻进入了更加紧张的“重写”状态。“黑白颠倒”的时差为我的“疯狂”提供了机会（我在随后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每天只睡不到四个小时），而在二〇一一年积累的丰富的重写经验为我完成这新一轮的重任提供了特殊的帮助。

旧的《流动的房间》的封底上有这样的一句话：“个人”或者说个人忍负的“普遍人性”是薛忆沔全部作品的共同主题……这共同主题因为这“拆迁”和“整修”更加明确和突出。对“个人”的同情同样是新的《流动的房间》显眼的品质。

你即将进入的就是这新的《流动的房间》。

薛忆沔

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目录	自序	001
	有人将死	001
	乳白色的阳光	015
	公共澡堂	031
	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	041
	手枪	051
	走进爱丁堡的黄昏	073
	已经从那场噩梦中惊醒	083
	出租车司机	099
	“深圳的阴谋”	113
	两个人的车站	129
	无关紧要的东西	149
	流动的房间	163
	我们最终的选择	193
	“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	201

有人将死





苦思冥想者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突然中断他为期一年的旅游计划，匆匆忙忙回到了他在中部那座古老城市的套间里。苦思冥想者已经在外面游荡了八个多月。他的心情就像他每次在外面游荡时一样轻松明朗。可是，他毫无收获。八个多月了，他毫无收获。这当然并不是苦思冥想者突然中断自己旅行的原因。他没有计划过任何收获。他只是想出去走走。他刚一走，蜘蛛就开始在套间的厨房和卧室里造网。这一次，因为他忘记关上厕所的门窗，良好的通风使那个角落变成了整个套间里唯一的“净土”。苦思冥想者回来以后径直冲向那里。他在那里蹲了三十分钟。也就是在这三十分钟里，一个完整的清扫

方案出现在苦思冥想者的头脑之中。他从厕所出来之后马上就开始了行动。他忙了几乎整整三天。第三天的傍晚，苦思冥想者疲惫不堪地坐到录音机旁，听起一段法国口音很重的英文演讲来。这标志着清扫工程的完成。苦思冥想者非常满意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感使他的听觉极为灵敏。他好像听清楚了那位法国教授演讲的每一个词。那位教授正在讲述法国新哲学对法国社会的影响。他提到了格鲁克斯曼、奈莫、让贝这样一些名字。听着听着，苦思冥想者突然又强烈地体会到了语言带给人的自由。这种更深的满足感使苦思冥想者记起了自己突然中断旅游的原因：他预感到他的生活中将要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时他正在北京车站的售票大厅里。于是，他买了往回走的车票，而不是按原计划继续北上。苦思冥想者在候车室里等候的时候情绪波动。他预感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回家成了他“唯一”的选择。但是，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那当然不可能是他推开房门时那扑面而来的霉烂气味。在回家的路上，苦思冥想者不断提醒自己：你的那个“狗窝”可能早就变成一只毛茸茸的霉球了，连弗洛伊德也不知道它的出处。而现在，他十分满意的清扫已经恢复了套间的“元气”。当然，接下来的那几场特大暴雨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苦思冥想者专注于清扫，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象那几场暴雨的后果。不过第二天深夜在入睡之前的片刻，他想起了他外婆跟他讲过那些关于水灾的故事。外婆的讲述让那年复一年的灾难听起来就像是南美街

头的狂欢节……毫无疑问，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它一定会发生的！苦思冥想者对此有强烈的预感和强烈的焦虑。他相信，强烈的焦虑很快就会剥夺他刚刚从语言中体会到的那种自由。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苦思冥想者起初还以为那是自己的幻听。他当然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他迅速朝电话机扑过去。他夸大的动作将一些稿纸弄到了地上。“重要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拿起话筒的时候兴奋地自言自语。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她正在七百公里以外的那座海滨城市里度假。在寒暄了几句之后，她提起了他们的一位亲戚。那是他们最有才华的亲戚。从小到大，苦思冥想者总是听到其他亲戚们在赞扬他的才华。他们说从小就博览群书，他们说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们说他们不仅能写一笔好字，还擅长做对联和写诗词。可是，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一辈子都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只是在东北的一座小县城里的一个小机关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亲戚们都替他的怀才不遇愤愤不平。“他得了肺癌，”母亲说，“说是已经扩散到了大脑里。”

“这可以算是重要的事情吗？”苦思冥想者沮丧地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母亲说，“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死亡更重要吗？”

苦思冥想者放下了话筒。可不是吗？！他心说，还有什么比死亡更重要的事情吗？！他非常喜欢他的那位亲戚。他的话

不多。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卑微。他从他与众不同的眼神里能够感觉到他的才华。苦思冥想者不知道那种眼神怎么可以突然传递出死亡的气息。这时候，苦思冥想者意识到母亲刚才并没有提到那个将死的亲戚的才华。这是她的疏忽还是她的闪避？他迅速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对一个将死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容疏忽的事实！苦思冥想者在等待母亲接听电话时自言自语。他想知道一个有才华的人对死亡的感受有什么特别之处。

电话那一边传来了酒店接线员的声音。她告诉苦思冥想者，他母亲的房间里没有人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我转告的吗？”她问。

“请转告她，那个人是亲戚中最有才华的人。”苦思冥想者说。

“哪个人？”接线员冷漠地问。

“那个正在死去的人。”苦思冥想者回答说。

## 2

苦思冥想者心情沉重地做好了晚饭。刚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他听到了很轻的敲门声。苦思冥想者突然有一种非常恐

怖的感觉，他感觉那好像是命运在敲他的门。他谨慎地将门打开一条缝。他看见了那位乡村小学的校长，他们那位亲戚少年时代的朋友。苦思冥想者激动不已。与他的亲戚相比，他一直更喜欢这位小学校长。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尤其对他充满了特殊的感情。他将门完全打开，让小学校长进来，坐下。

“如果不是停了雨，我恐怕还来不了呢！”小学校长说，“村子周围的路都是坑坑洼洼的，要走到小镇上才能赶上长途汽车。”

苦思冥想者本能地瞥了一眼昏暗的窗外。他相信小学校长的突然出现肯定与他那位亲戚的现况有关。

小学校长表情尴尬地看着苦思冥想者。突然，他低下了头，用沉重的声音说：“我是为他来的。”

“我知道。”苦思冥想者说。他想再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上个星期，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的口气，但不是他的笔迹，”小学校长说，“他自己的字写得那么漂亮啊。”

小学校长沉重的声音让苦思冥想者非常感动。

“他得了肺癌，”小学校长说，“已经扩散了……”

“我已经知道了。”苦思冥想者说。他在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小学校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你们不知道呢，”他说，“我还以为他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呢。”

苦思冥想者盯着小学校长充满悲伤的脸。他突然想他也许

就是下一个将要死去的人。这种恐怖的想法让他不是太想继续关于死亡的交谈。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他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吗？”

“人都快死了，还说这有什么用?!”小学校长绝望地说，“对一个将死的人，是不是有才华一点都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苦思冥想者不安地问，“还有什么重要?”

小学校长掏出一叠已经揉皱了的信纸，指着上面的一段话说：“他说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他没有说完就开始抽泣起来。

苦思冥想者递给小学校长两张纸巾。

“这很重要，”他接着说，“对他和对我都很重要。”

苦思冥想者碰了碰小学校长的肩膀，示意他擦掉脸上的眼泪。

“人一辈子只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小学校长继续抽泣着说，“可是，为什么要到了最后的时刻才……”

苦思冥想者看着小学校长。他想起几年前他陪着自己的那位亲戚去乡下看望他的经历。他那时候觉得这两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完全是封闭在不同世界里面的人。他们好像不止四十年没有见过面。他惊奇地发现，他们关于他们少年时代共同经历的事情有矛盾的记忆和感觉。他还惊奇地发现，他们都想知道对方过去四十年的生活，又都不愿意回忆自己过去四十年的生活。

“这么重要的事情要到这最后的时刻才说出来。”小学校长说，他的声音充满遗憾。

苦思冥想者以为小学校长接着是要去火车站。他以为他会要去看望自己正在死去的唯一的朋友。“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怎么睡觉了，”小学校长说，“我想去看他。”

“你应该去。”苦思冥想者说。

可是，小学校长又将信举到了他的面前，并且激动地摇着头。

“怎么回事？”苦思冥想者问。

“他在这信中请求我不要去，”小学校长说，“他说那样的见面，他和我都会受不了的。”

苦思冥想者伤心地低下了头。“你还是应该去。”他嘟噜着说。

### 3

送走小学校长以后，苦思冥想者坐在餐桌边发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已经没有任何胃口了。他站起来把剩下的饭菜都倒进了厕所里，接着把桌子收拾好，把碗筷洗干净。这时候，他又有了无所事事的感觉。他有点后悔自己对“重要的事情”的



预感。为什么要匆匆中断自己的旅游计划呢？为什么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当成重要的事情呢？

他无所事事地走到了阳台上。他本来只是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可是，阳台角落里那几盆枯死的花草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如痴如狂地打量起它们来。他记得那位亲戚也是养花的高手。现在，他的那些花草是不是也正在死去？突然，他的耳边又回荡起了小学校长的抽泣。他关于“才华”和友情的说法让苦思冥想者伤感。

小学校长的抽泣被又一阵敲门声打断。苦思冥想者没有想到小学校长又会出现在他的跟前。他用打量那些枯花死草的眼神打量着仍然被悲哀包裹着的小学校长。“我觉得你说得对。”小学校长说。

“我的什么对？”苦思冥想者说。

“你说我应该去看他。”小学校长说。

苦思冥想者刚才走上阳台之前其实已经有点后悔自己的这种说法了。“但是，他请求你不要去，”他提醒说，“他在最后的时刻并不想看见你。”

小学校长用诧异的目光看着苦思冥想者。“可是你说……”小学校长说，“我不应该遵守他的这种请求。”

“也许他是不想你看见他，”苦思冥想者提醒说，“这是他最后的请求啊。”

这进一步的提醒对小学校长还是不起作用。“我应该去看